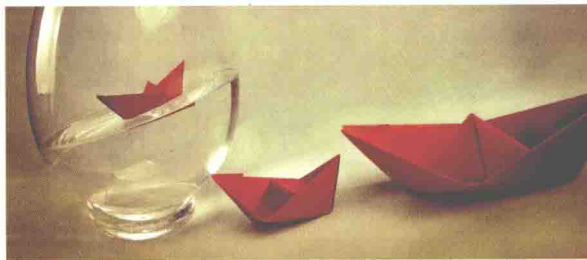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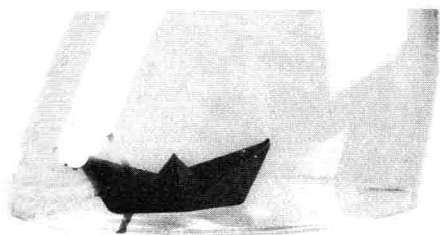


流光永驻



缪爱伦 著

流光永驻



缪爱伦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光永驻/缪爱伦 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4. 7

ISBN 978 - 7 - 5495 - 5389 - 1

I. ①流… II. ①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86486 号

出 品 人: 刘广汉

责任编辑: 刘冬雪

装帧设计: 林 超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 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21 - 31260822 - 882/883

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(江阴市滨江西路 803 号 邮政编码: 214443)

开本: 890mm × 1 240mm 1/32

印张: 7.5 字数: 150 千字

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C *ontents*

目 录

- 第一章 没有印记的人 001
- 第二章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018
- 第三章 关于跑步 035
- 第四章 玻璃弹珠的光 054
- 第五章 明朗关系的可能性 074
- 第六章 抑郁来袭,此城将倾 094
- 第七章 神的旨意 114
- 第八章 来自胃的拥抱 134
- 第九章 晨光渐明的白日 155
- 第十章 海顿《D大调奏鸣曲》 176
- 第十一章 原来我非不快乐 195
- 第十二章 黑暗尽头的光 213

第一章 没有印记的人

计程车里播放着电台节目,是异常喧闹无厘头的 call-in 节目,除了主持人放肆的笑声之外,完全听不清楚究竟在讲些什么。打电话进来的听众絮絮叨叨地讲着自己的感情故事,被几个主持人七嘴八舌的讨论完全覆盖掉,甚至不能理顺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。苏锦深再一次看了看表,已经七点十分了,约了七点在中环,如今还一动不动地堵在隧道里。主持人的嘈杂声终于停止,开始在间歇播放流行歌曲。司机气定神闲地跟着节拍,用手指在方向盘上敲打。苏锦深探头向前方看了看,一辆接一辆的车像巨大的蜈蚣一样,延伸到看不见的尽头。这样一个周五的晚上,车里坐着的,多半是赶着下班回家吃晚饭,或者约了朋友出去的人。

“这个钟数是这样的啦。”司机一边安慰,一边开始换台。计程车司机是典型的中年男人,从计程车后座只能看到他头发稀疏

的后脑。车前窗有司机的证件照,是看过后转身即忘的普通南方男人的脸。方向盘上面摆了一排的手提电话,从坐上计程车开始的半个小时内,司机已经忙碌地接了几个电话,全是繁忙的电召生意。堵在隧道里的这段时间,司机有条不紊地安排了接下来的几场生意,周末是计程车司机的黄金时间。滞留的这十几分钟,丝毫没有影响司机准备迎接繁忙生意的好心情。

主持人高频率的声音再次出现,充满了这个小小的车厢。急促的语速与锦深的焦虑交织在一起,随着时间的推移,像一根越拉越满的弦。突然之间,锦深感觉释然了。当知道无能为力的时候,不如干脆随遇而安,这是锦深一贯的态度。只是迟到,还是让锦深有点不舒服,对于一个极度讲究准时和效率的人而言,无论何种原因的迟到都是不可谅解的。锦深决定给陈致善发一条消息,告诉他自己将迟到十分钟。

“你好,我是苏锦深。不好意思,迟到十分钟,还在路上。”

一分钟后,收到回复。“Take your time.”这种简单的回复让锦深感觉放松了一点。

十分钟后,巨大的蜈蚣终于开始蠕动,慢慢加速。伴着电台嘈杂的声音,速度也渐渐令人亢奋起来。七点多,这个城市还笼罩在晚霞的余晖中。爬出隧道,马路两旁的高楼闪烁着微弱的灯光,远不及玻璃幕墙反射的夕阳来得耀眼。从的士窗口望出去,只能看到远处一栋又一栋的高楼,天空从密集的大楼的缝隙里露出来,被划成零零碎碎的一小片。远处码头起重机在繁忙地工作,巨大的工地上堆满了各种建筑材料。从车里望过去,像是这

美丽的海湾背脊上一个巨大的疤。车子一路开进狭窄的街道,每一个红绿灯的两边都站满了人,如同随时会出闸的洪水。

这个城市似乎永远在繁忙的川流不息中。走在马路上的人,如果步伐稍微慢一点,就会被后面汹涌而来的人潮吞没。连红绿灯的提示音,都是急促的,逼着你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。扶手电梯的速度是快的,便利店售货员的结账速度是快的,更不要说午餐时间的快餐店。锦深来到这个城市已经快十年了,也已经习惯这个节奏。每一次去机场,坐在机场巴士上看两边连绵起伏的青峰和远处耸立的高楼。或是在机场快线上,透过斑驳的电线看到对面海天一色、干净纯粹的白和蓝。在这个时候,她竟会莫名地对这个城市生出些眷恋。她已不记得当年为什么会被选中来参加这个交换生计划。只是从此,她的人生轨迹,从上海这个城市交错到了香港。一切好像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,对锦深而言,甚至有点暗暗的释然。去一个陌生的地方,再没有过去,没有纠缠不清的人际网络,一个人飘零在异地,落得个清静自在也好。一旦决定,所有的困难就如记事本上罗列的计划,只需完成,微不足道。从初来时提着一个行李箱迷失在人来人往的街头,到现如今如一个熟稔不过的街坊一样下楼吃早餐买报纸,其间的语言不通、水土不服,种种可料想之困难,似乎只是随空气蒸发之露水,淡然了无痕迹。

出租车停在餐厅楼下,七点三十五分。

电梯里照例塞满了人。都是附近工作的上班族,黑压压的一片,全是深色西装。穿过人群的缝隙,锦深在电梯的镜子里看到

了淹没在这一片黑色中的自己。深灰色的 boss 西装，黝黑的皮肤，刚刚及肩的短发。因为下午去见一个重要客户，搽了一点深蓝色的眼影。电梯门开了，黑色的潮水突然间涌了出去，四楼是一家很受欢迎的日本餐厅。电梯继续向上，锦深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电梯里，面对对面镜中的自己，像是被一个陌生人直直盯着一样。刚刚下班，深灰色的西装上面还是一副要去和人商业谈判的神情。锦深脱掉了西装外套，里边穿的是粉色衬衫，看上去不那么严肃，又理了理头发。六楼到了，是一家著名的广东菜馆，今年被评为米其林三星。

餐厅是陈致善挑的。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相亲安排中，苏锦深完全处于被动。这几年，锦深偶尔也会去参加一些相亲活动。恋爱，是可有可无的事情。可是结婚，却如同升学就业考专业试一样，是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。如果哪天醒来，发现自己已经结完婚，床边躺着一个面容端正的男子，该有多好！这样一来，生活似乎只要按部就班地继续就可以了。

也曾遇到过各方面都不错的男人，在这个时候，锦深也会安排时间，如同计划一项工作任务，比如吃饭，看电影，所有的步骤都按情侣发展的模式逐步推进。但是在某一个节点，对方像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只是这项任务中被计划的一部分，带着点不甘心慢慢退出苏锦深的世界。

二十八岁的苏锦深最近开始认真地考虑结婚的事情。财经杂志介绍的那些光鲜亮丽的成功人士，无论男女，似乎在事业成功的同时，亦都经营着一个模范幸福的家庭。锦深接受这个社会

主流的价值观,并且按着这种理所当然的逻辑生活。

久未联络的大学师姐突然打来电话的时候,锦深正坐在会议室里对着一堆资料和 Excel 表格埋头工作。晚上十一点,中环的街道人迹寥寥,办公楼却还是灯火通明。对于这样一个深夜莫名来电,锦深有点意外。

“锦深,还在工作啊?”

“是啊,最近有点忙。”

“这么晚还在加班。像你现在的工作状态,应该还没有男朋友吧?”

“噢。倒是还没有。”锦深迟疑了一下,如实回答。面对突如其来被质问个人问题,锦深有一点无所适从。

“我老公的朋友的同事,加拿大读书回来的,跟你一样年纪,已经是董事了。他们是家族企业,在上海、香港都有业务,虽然不是什么城中富豪,但是条件也算够好了。要不然安排见面吃个饭吧?”

哦,是这样啊。锦深听上去似乎有些无动于衷。头脑里一个计算回报率的 Excel 公式顽强地霸占着她的思维,令她无法对其他事情作出适当的反应。

她好像是怕锦深会拒绝,又开始描述起她所知的这个相亲对象的优点,包括家世背景、学历,种种硬件条件。

“那麻烦你和他确认一下见面时间吧。”如果锦深不应承这个安排,这个单方面的对话估计会持续下去。

“那我去安排,”师姐语气中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,末了还叮

嘱一句，“总之，遇到这样的黄金单身汉你可要把握机会噢。对了，他叫陈致善。”

对于安排相亲活动，锦深倒也没有特别抗拒。当然师姐在电话中对于陈致善的种种溢美之辞，锦深也没有太过在意。虽然结婚是锦深近来想要完成的事情之一，对于结婚的对象，却从来没有过一个具体的要求或标准。多少女孩子，在很小的时候就幻想着将来穿上婚纱嫁为人妇的那一刻，或是列数出种种心目中完美配偶的条件。可是对于锦深而言，结婚的对象似乎只是一个面容模糊的存在。更何况，锦深虽然接受主流的社会价值观，认同金钱地位所划分出的等级，却始终还是一个自持的人。

锦深记得，这位热情的师姐，在读硕士期间没好好上过一门课，却常常跑去旁听 MBA 的课程，一年后终于在人家课堂里找到了合适的男友。锦深常常会在她焦头烂额之际帮她准备些助教讲义、论文资料，本是权且当作自己学习之用，反而意外地结下了这份交情。

挂了电话，想到这位师姐，锦深觉得自己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似乎真的有点太漫不经心了。抬起头，会议室里的同事们，面如死灰地对着电脑屏幕快速敲打着，似乎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不会有任何反应。而她刚才的电话和思虑就好像只是不小心跑到错误的分叉路上而已。

周一的时候，收到陈致善的消息，询问周五晚上是否有空一起吃饭。他的语言平实简单，却莫名地给人自然亲近的好感，像是一个久未谋面的朋友发出的邀请。在工作日，因为工作强度和

时间的不确定性,除了工作应酬,锦深很少约朋友。对于陈致善周五的邀约,锦深有点迟疑。若是改期,难免让人觉得自己可能在摆架子。锦深想了想周五的工作安排,倒也不是没有可能,不知怎地就横生出一股杀出一条血路也要出席的决心来。

锦深走出电梯进入餐厅。周五的晚上,餐厅异常喧闹,座无虚席。锦深跟着带位的服务生穿过餐厅来到尽头的包厢,门推开了,一个斯文的男人坐在里边。

“你好,我是苏锦深。抱歉迟到了。”

男人放下手中的菜单站起身,露出略带羞涩的笑容:“你好,我是陈致善。”

有那么一刹那,锦深在这羞涩的笑容和开场白面前竟不知如何应对。双方站在餐桌两端,定格了几秒钟之后,陈致善回过神来,道:“请坐。菜我已经点了,如果有什么不喜欢的食物,请不要介意,我让厨房换。”

“没关系,我对食物不挑剔。”这是实话。锦深对于食物,没有强烈的喜恶。但凡经过适当烹煮的正常食材,对于锦深来说都是不错的果腹之物。锦深总是怀疑,那些愿意跋山涉水去找寻,或者排几个小时的队去等候的美食,真的能给味蕾带来如此大的愉悦感吗,还是只是一种心理暗示?而对于那些号称自己对什么过敏,又或从不碰什么食物的人,总觉得那是一种矫情。

“刚刚下班吗?”

“是的,路上有些堵。”

陈致善的面容在餐厅灯光下显得有些苍白,衬上蓝白条纹的

衬衫,给人一种柔弱的感觉。虽然高大,身形确是单薄的那种。干净的短发,不知道是不是灯光的缘故,是浅浅的亚麻色。手臂到手背,清晰可见隆起的青筋。加上皮肤白,更加显得触目惊心。

包厢的气氛有点冷,双方都不是那种热络的人,可以一见如故地攀谈,可是也不觉尴尬。在这间歇的静默之中,像是有种默契存在。

陈致善拿起餐桌上的白色茶壶,帮锦深添茶。锦深低头,看到陈至善白皙修长的手指,手指的关节却大得出奇,像是另外安装在手上以连接那几节不成比例的手指。茶还是烫的,陈年普洱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。

菜很快上来了。热气腾腾的菜肴令气氛也开始轻松起来。服务生忙碌地穿梭其间,添茶盛汤,竟令这小小的包厢有种热闹的假象。

“一定要试一下脆皮烧肉,是这家店的招牌菜。”

“好的,谢谢。”锦深继续低头喝汤。

“这里的脆皮烧肉,需要选用肥瘦均匀的五花肉,先过水,腌渍,晾晒两个小时,再在两百多度的烤箱烤三道才出炉,所以肉皮特别酥脆。”陈致善像一个美食节目的主持人。

“嗯。”锦深想象着整个制作工艺,如同记录一个复杂的化学实验,必须记住每一个试剂的分量,以及反应的时间。

“你不喜欢吗?”

“什么?”锦深有点不太明白这对话的逻辑。

陈致善笑了笑。锦深发现他笑起来有种童叟无欺的真心实

意,或许是因为笑起来眉角铺开的鱼尾纹的关系。“通常别人听到后,都会直接去夹起来吃。你的回答,像是应承一件布置下来的任务。”

这么尖锐的话,配上他宽厚无比的微笑,让锦深有点摸不透到底是什么情况。这是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吗?锦深生活的世界,人与人之间各自隔着铜墙铁壁,对话是迂回和退避三舍的,尤其是工作以外,没有人会去深究你的潜台词,有时是不在乎,有时是故意视而不见。每个人都忙着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无暇顾及,亦不想冒险侵入别人的领地。

“倒也不是。只不过我一向对食物没有什么热忱。”锦深觉得,在这么直接的人面前,诚实的回答可能是最好的办法。

“食物可以是充满感情的。科学家说,味觉和嗅觉承载的回忆,比视觉强烈得多。我十几岁的时候刚去加拿大读书,住在学校附近一对老夫妇家中。每一天都跟着他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食物。有一天发烧,胃口极差,借宿的女主人在我的要求下帮我熬了一锅粥。只是一锅简单的白粥,那个时候喝着,却是无比的美味。自此以后,开始留意各种各样的食物,发现细微的味觉的分别是一件很有趣的事,也慢慢自己做菜。对食物怀有热忱,也算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吧。”陈致善抿了一口茶,问苏锦深,“所以会自己煮饭吗?”

“偶尔也会煮点东西,但是只是煮煮熟将就可以吃的水平,怕是要被你笑话。”锦深自嘲。

“有没有特别爱吃的东西呢?”

锦深试图回忆。关于食物的记忆，是学校食堂里散发着霉馊味的空气。十几岁的锦深，拎着两个白色搪瓷碗，挤在长长的队伍里，前前后后是青春期暗流涌动野蛮生长的身体对于食物的渴求。透过那个小小的窗口，慌乱迅速地大声点菜，然后接过扔出来的盛满饭菜的碗。大碗装饭菜，小碗盛汤。永远的紫菜蛋汤，零星飘着几片紫菜和鸡蛋沫。锦深记不得那是一种什么味道了，只记得每一次吃饭都在这行军任务般的慌乱嘈杂中匆匆完成。

再后来，依旧辗转于各式各样的食堂。工作后午餐晚餐，有时是在拥挤破败的茶餐厅，单调而粗犷，褐色茶杯黏乎乎的，奶茶永远有种苦涩的味道。或是在装修豪华的高级餐厅，如傀儡般坐在大桌的一角，低声赔笑，完成服务员递上来的一道道摆放精致的食物。留下印象的，是水晶吊灯晶莹的光和满室浓烈的香水味。无论在什么地方吃饭，似乎总是怀着各种各样的心事，只是工作间隙迅速补充能量的一种方式，或是应酬的场合。吃饭，被赋予了太多其他的意义，食物本身，反而退居为开场白或间中的谈资。

“好像也没有。”对于陈致善的问题，锦深感觉有点抱歉。

“像你这么不挑剔的女生现在很少见。”

“其实很多挑剔的人，并非真如自己所说，或所认为的那般喜欢或讨厌某样东西。有的时候，只是在自我说服，给自己一些标识，以区分和归类。”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会想要辩白一样讲出这句话。她本应说的是还好吧这种无关痛痒的敷衍之辞。

“你是说故意标签自己，凸现个人的印记吗？”陈致善显然对

这个对话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放下手中的筷子，拿起茶杯捧在手里。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锦深有点后悔自己开启了一段这样的对话，可是又似乎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，“在这样的一个世界，个体的差异越来越小。每一个人，好像都是机器标准化生产出来的产物。我们在大学学同样的东西，用一样的工作软件，写格式化的邮件。如果没有一些印记，就只能湮没在同质化的世界里。”

“所以，对食物的偏好，也是人们故意给自己打上的某种印记？”

“不只食物。比如说，有人只用一种品牌的香水，有人喜欢穿 Brooks Brother，有的人收集所有带圆形波点图案的东西，有的人每天都喝大杯 Double Shot 的香草拿铁。这些奇奇怪怪的习惯，都是个人的印记。当你向别人描述一个人，除了身高样貌，这些各式各样的特征，就会和这个人联系在一起，成为他的一部分。”锦深说。

“那些想要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人，会不会因为印记太深以致只能在边缘徘徊？”他问。

“不会。他们要的不是真正的与众不同。那种种给人看到的习性偏好，就好像贴在身上的数字，每个人都安全地被归类在某一个区间之内。本来就是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标准产品，除了每一个独特的序列号，可以区别的，不外乎颜色、尺寸。不会冒险追求与众不同以致成为不能出售的非标准产品。

“就好像这些碗碟，经过统一的工艺生产出来，被刻上不同

的花纹颜色,贴上不同的标签。有的被摆放在爱马仕的橱窗里,供路过的人投以艳羡的眼神,有一些出现在你我的餐桌上。本质上并无不同。只是你说他们,不包括你自己吗?”

“不,我也是他们之一。”

“既然是这样,你的个人印记是什么?”

苏锦深知道,这个话题必然招致这样的问题。“我并没有刻意去给自己寻找一些标签或者印记。”这样的回答听上去有点敷衍。

晚餐到一半,食物好像变成了摆设。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动下筷子,勉强附和着这满桌菜的摆设,填补谈话间歇的沉默。

“所以,你要如何才能让自己不沉没在这个同质化的世界中?”陈致善又回到了这个话题。

锦深正在很认真地吃一棵芥兰,没有味道的绿色蔬菜,但是营养丰富。陈致善很有耐心地等待她吃完。“我并不介意做一个没有符号的人,湮没在人群中,如同一件最没有特色的产品。其实,当你意识到这些,你也就知道,那些试图去将自己归类标签的人,也只是自欺欺人。”

“我对食物有很强烈的偏好。讨厌芹菜、香菜、茼蒿,一切有怪异气味的蔬菜。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的,那个时候,我应该还未懂得考虑身份认同。我喜欢黄瓜的清新气味,胡萝卜的颜色,喜欢需要时间慢慢烹煮的食物,比如老火汤,红豆沙。面对这些食物,只是满心欢喜和满足,像是接了地气似的。可能有些人,如你所说,是自我暗示下的偏好。但也有一些人,应该是出于本

性。”陈致善说，“用你的话，可能我的这个印记在成为成品之前就已经被打上。”

“我们都只是随波逐流的人。或许你和我们不一样。”锦深不知道为什么一段脆皮烧肉开始的对话，竟会走入这样一个无可挽回的境地。她本是想化解这分歧，结果话一出口，感觉更像是把双方划分入两个不同的世界。

“我可能只是一个残次的产品，连出售的资格都没有。”他垂目看手中的茶杯。锦深看到他低垂的睫毛，竟有种哀愁的感觉。

谈话至此，各藏机锋。不像是相亲，倒是大学人文学社的探讨会。陈致善把玩手中的茶杯，普通的白瓷杯。两个人默默相对，包房外面的喧闹隔着墙壁，有一种遥远的不真实感。

之后的交谈多少有些懈怠，好像是双方都已经触及对方底线后，开始各守城池，相安无事。走出餐厅，之前黑色上班族的领地已经完全被周末出来寻欢的男女霸占。街道上站满了浓妆妖冶的女子，身形健硕的男人，在两旁酒吧强劲的音乐的庇护下，高声放肆地笑闹着。有金发的女子站在路旁抽烟，东南亚裔的女生，把傲人的身材挤在狭小的随时会崩裂的连衣裙里。还有画着极深的烟熏妆，讲流利英文的华人女生。这各路的妖魔，也不知道白天潜伏在什么地方，一到夜晚，就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长不过百米的街道。路旁有空的啤酒瓶，还有喝完一半放下的鸡尾酒杯，不知是哪个醉鬼留下的。苏锦深和陈致善，像两个不小心踏入狂欢派对的不速之客，小心翼翼地穿过被酒精和音乐刺激着的兴奋的人潮。一路无言。